


RESIDENT EVIL  
CODE: VERONICA

# 生化危机

6

维罗妮卡病毒

[美]S. D. 佩瑞 (S. D. PERRY) / 著 谢幕娟 / 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3576

RESIDENT EVIL  
CODE: VERONICA

# 生化危机



维罗妮卡病毒

[美]S. D. 佩瑞 (S. D. PERRY) / 著 谢幕娟 / 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 北京 ·

Copyright ©2019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化危机. 六, 维罗妮卡病毒 / (美) S. D. 佩瑞  
(S. D. Perry) 著; 谢幕娟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9.3

书名原文: RESIDENT EVIL-VERONICA

ISBN 978-7-5155-1793-3

I. ①生… II. ①S… ②谢…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87282 号

RESIDENT EVIL: Code:Veronica

by S. D. Perry

Copyright © 11999 CAPCOM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ITAN BOOK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9 © 1GOLD WAL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 生化危机 六: 维罗妮卡病毒

作者	[美] S. D. 佩瑞
译者	谢幕娟
责任编辑	包金柱 欧阳云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5
字数	138 千字
版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	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5155-1793-3
定价	39.8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邮编: 100102

发行部 (010)84254364

编辑部 (010)84250838

总编室 (010)64228516

网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mailto: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电话) 18911105819

目  
录

序 章	1
第一章	7
第二章	19
第三章	31
第四章	47
第五章	65
第六章	77
第七章	91
第八章	103
第九章	119
第十章	129
第十一章	141
第十二章	153
第十三章	157
第十四章	167
第十五章	169
第十六章	179
第十七章	185
第十八章	189
第十九章	191
第二十章	195
尾 声	197
作者简介	199

## 序 章

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看着直升机的碎片雨点儿一般从天空落下，被一群感染者包围的罗德里格·胡安·拉瓦尔心里唯一在想的就是那个女孩。不行，得从这个鬼地方冲出去。

不然，那孩子就死定了——

——所以他才继续挪动着身体。

罗德里格躲向一小块墓碑后，那座不大的坟墓却突然轰隆一声剧烈摇晃起来。随着一阵金属碎裂的声音，浓烟滚滚的直升机残骸坠落在墓地远处的角落里，燃烧的油料泼洒在附近那些腐烂的囚犯和士兵身上。燃烧的机油像熔岩一般在地面上流淌——

——罗德里格摔在泥地上，顿时感觉腹部一阵剧痛，两根肋骨撞在杂草丛中的黑色大理石上，发出咔嚓一声。这突如其来的巨痛令他一阵痉挛，但他坚持着没有晕过去。他必须保持清醒。

直升机的一片旋翼斜插进离他只有半米远的土里，在空中扬起一阵沙土。罗德里格仿佛听到了一阵无言的呻吟，那是感染者们在抗议天上的火雨。一个被感染的守卫蹒跚着从罗德里格身旁走过，头发像火把般熊熊燃烧着，它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但仍在寻找着攻击目标。

它们感觉不到，它们什么都感觉不到。罗德里格绝望地提醒自

己，尽量放轻呼吸。他不敢移动，身上难忍的剧痛令他想不顾一切地大喊。这简直不是人类所能忍受的痛苦。

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浓烟，尸体的腐臭和被烧焦的肉味也混在里面。罗德里格听到从监狱的某个地方传来几声枪响，不过只是零星的几声。战斗结束了，他们都完了。罗德里格干脆闭上了眼，他觉得自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哪怕只是回想这一天的遭遇都让他感到心惊胆颤。

一切开始于十天前的巴黎。那个姓雷德菲尔德的姑娘侵入了安布雷拉的总部，在罗德里格亲手制服她之前，她已经过了一番苦战。事实上，这要算罗德里格走运——当时她已经把枪拔出来了，只不过里面的子弹打光了。

是的，完全是运气，罗德里格无奈地想。如果能知道不久之后发生的事，说不定他会为她装上子弹。

活捉她的奖励，是让他和他率领的精英安保队伍前往罗克福德基地——位于南大西洋的一个遥远岛屿——以真正的病毒感染者为对手，在那里展示他亲自训练的精锐部队的战斗力。这姑娘将成为科学家们新的实验对象，同时也是抓捕她那个到处添乱的哥哥及其领导的 S.T.A.R.S.（特种战术救援组）叛徒们的诱饵——罗德里格最近不断听到他们的各种小道消息。雷德菲尔德的这次“演出”导致十七人重伤、五人死亡。大部分伤亡者都是些无足轻重的家伙，罗德里格对他们不屑一顾，但抓住这个姑娘却可能让他的薪水大幅提高。就算安布雷拉把她变成一只巨大的闪烁着霓虹灯光的蟑螂，也和他无关，反正没有什么是安布雷拉干不出来的。

还让罗德里格感到幸运的是——当时似乎是幸运——总部的那些人审讯了这个姑娘十天，却什么都没问出来，这使他的队伍有了十天的准备时间。从巴黎到开普敦再到罗克福德岛的行程十分顺利——飞行员技术娴熟，那个姑娘也很识相地没惹任何麻烦。罗德

里格的手下都因这次机会而振奋不已，着陆之后便以极高的热情开始准备第一次训练。

然而，他们抵达罗克福德还不到八个小时——罗德里格是第二次来这儿——基地就突然遭到不明势力的精准空中打击。毫无疑问，这伙人背后有雄厚资金支持，他们拥有精确制导技术以及无穷无尽的军火储备，直升机和轰炸机不停在空中发出噩梦般的轰鸣，攻击显然经过周密计划，异常凶狠无情。就罗德里格所见，岛上的设施几乎无一幸免——监狱、研究所、训练场……他想或许只有阿修福德的宅邸可以幸免，但也不敢确定。

只是空袭就足以彻底破坏这里了，可更糟糕的还在后头——研究所被炸毁后，好几种变种 T 病毒出现泄漏，还有许多生物武器和实验体逃了出来。T 系列病毒能将正常的人类变成可怕的无意识的食人丧尸，但这只是它的一个不幸的副作用，它并不是针对人类而设计的。这也可以勉强说是现代科学造就的奇迹，大多数生物武器的实验对象都不是人类，病毒把它们改造成了杀人机器。

之后便是一片混乱。基地的领导者，那个冷血疯子阿尔弗雷德·阿修福德干脆就没有出现，战斗完全依靠军阶高一些的士兵来指挥。岛上的犯人显然指望不上，士兵们只能进行一些零星抵抗，而这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罗德里格带来的士兵们也像其他人一样迅速倒下，在撤退至直升机场的途中，他们遭遇了三只 OR1——最新型的生物武器——的攻击，死伤殆尽。

一两分钟的工夫，他的队伍就消失了。OR1 攻击性极强，非常危险。虽然只出现了少数几只，但这也不是他们能够对付得了的。士兵们称这种东西为“长臂怪”，因为它们的手臂能伸出非常远。讽刺的是，罗德里格的队伍一直很小心地避免被感染，在第一次轰炸时就戴上了特制的空气过滤面具——可最后他们还是被各种变种病毒感染了。

这样也好，至少他们不会见到如此令人绝望的场面。罗德里格心想。他甚至有些羡慕那些死去的人。此刻他满身是伤，筋疲力尽，而眼前的这一切定会是他终生的梦魇——无论他还能活多久。是的，他们还算走运，很快就死了。

罗克福德岛已成了人间炼狱。这种病毒通过空气传播，但存活不了多久，很快便会失效，所以岛上大概会有一半人被感染……但剩下的一半还是会被丧尸杀死或者咬到。就算有人能够逃脱丧尸，但在丧尸和生物武器包围中，几乎不可能逃离小岛。整座岛都被它们占据了。

或许天意如此。或许我们是罪有应得。

罗德里格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邪恶的人，但他也不能自欺欺人地说自己是个好人。为了那高额的薪水，他也曾对不少毫无人性的事视而不见。尽管他很想推卸责任，但如今的灾难并不是跟他毫无关系。安布雷拉一直都在玩火……罗德里格曾目睹浣熊市的毁灭、卡利班海湾的灾难和地下设施里的惨剧，却从来没想过他或他的队伍有朝一日也会成为受害者。

又一只丧尸从罗德里格的藏身之处走过，下巴上带着一个还在冒烟的枪洞。罗德里格本能地低下身子，忍住新一轮剧痛，努力不让自己昏过去。以前他也经历过骨折，可这次的疼痛明显不同，应该是内脏受了伤。如果是肝脏破裂，不尽快进行治疗必死无疑。如果运气好的话，他在被丧尸生吞前就会因内脏大出血死掉了……

罗德里格已经有些恍惚了，痛感已深入脏腑，他很想休息一下，可还有那个女孩。他现在离关押她的牢房已经很近了，非常近。之前入狱搜身的时候，有一名警卫把那女孩打晕了，那时袭击还没开始。此时她应该还被关在审讯室里，过了眼前这架直升机的残骸就到地下牢房的入口了。

快结束了，放了她我就可以休息了。



也许是出于某种本能，大部分丧尸都避开了火场。罗德里格在混乱中弄丢了武器，但如果能跑到西墙的阴影下去，说不定……

罗德里格慢慢坐直身子，身上越来越疼，疼得他恶心不止、浑身乏力。拘留区的急救箱里应该会有止血剂，多少能减缓内出血——尽管他已经做好迎接死亡的准备了。

在死前得先找到那个女孩。我抓住了她，我将她带到这里。都是我的错，要是我现在就死了，她也必死无疑。

尽管目睹了如此残酷的场景，尽管失去了那么多伙伴，尽管他正遭受痛苦和恐惧的折磨，罗德里格还是无法将那个女孩置之脑后。克莱尔·雷德菲尔德也杀过人，但杀人并不是她的目的，不像安布雷拉。不像他。她不是因为贪婪而杀人，她让罗德里格感到了多年未有的愧疚之情……看到自己训练出来的精英队伍被那些怪物像扯一块意大利面一样轻易撕裂之后，在为了生存奋战了整个下午之后，罗德里格越来越觉得，让安布雷拉受到应有的惩罚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该做的事。那个女孩即便有罪，也不应该在黑暗中孤零零地死去。他碰巧从一个死掉的卫兵腰上得到了一串钥匙，其中的某一把肯定能打开关着她的牢门。

火光冲向黑暗的天空，萤火虫一般的火花溅向空中，慢慢暗去，偶尔也落在旁边的丧尸身上，发出嘶嘶的响声后熄灭，而丧尸们对此并不在意。罗德里格咬紧牙关慢慢站起身。他忽然想到，年轻的克莱尔即便被放出来，也很可能活不过十分钟，但罗德里格还是要给她一个生存的机会。这不太容易，但这是他现在唯一要做的了。



## 第一章

克莱尔头疼欲裂。

她半睡半醒，恍惚地想着一些事，直到远处的一声雷鸣穿透了黑暗，她才逐渐清醒过来。克莱尔梦到了过去几个月里几乎成为她日常生活的种种狂乱——尽管她模糊地意识到那些都是事实，但那太疯狂、太不真实了。浣熊市爆发病毒后的记忆碎片不断在她脑海中闪现——在她和那个小女孩身后穷追不舍的怪物、在伯顿家中的遭遇、与里昂的相遇，还有正在祈祷克里斯平安无事的自己。

又是一声巨响，比刚才更大了，克莱尔意识到有点儿不对劲，可她怎么也无法醒来，无法停止回忆。克里斯，她的哥哥正在欧洲，而他们本应该去找他。克莱尔觉得非常冷，头也阵阵作痛，可她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究竟发生了什么？克莱尔努力集中精力，可浣熊市之后几周的记忆依然只是一些破碎的片段、画面和念头。她无法控制住记忆，就像是在睡梦中过电影一样，但她仍然无法醒过来。

特兰特乘坐飞机的影像、一片荒漠、找到一张存着密码的数据盘——但最终也没帮上哥哥的忙。长途飞行到伦敦，之后又坐船去法国……

电话响了。“克里斯在这儿，他很好。”是巴瑞·伯顿的声音，

对，是他那深沉、亲切的声音，还有熟悉的笑声。这让克莱尔感觉如释重负，好似里昂的手搭在她肩头一样——

记忆开始慢慢变得清晰——我们在安布雷拉总部一个可以监视其行政大楼的地方碰了头。里昂和其他人在车里等，我不时地看表，心激动地怦怦直跳，他在哪里？克里斯在哪里？

直到一颗子弹从她耳旁擦过，克莱尔才知道自己被发现了。探照灯马上照了过来，将她逼进一座建筑物中——

——狂奔着穿过走廊，自动步枪的枪声和外面直升机的轰鸣震耳欲聋，子弹雨点一般射进来，迸起的地砖碎片刺进我的小腿中——

——接着是一阵猛烈的爆炸，全副武装的士兵们也被气浪吹得东倒西歪，然后……我被抓住了。

安布雷拉的人将克莱尔扣押了一个多星期，千方百计想让她开口。她倒也说了些，比如和克里斯一起去钓鱼、她的政治理想、她最喜欢的乐队……可涉及关键的信息，克莱尔只字未吐。克莱尔坚称她只是在找自己的哥哥，仅此而已，最后那些人似乎居然也相信了她并不知道安布雷拉的事情。克莱尔只有十九岁，看上去像个童子军一样天真，也许正是因此，安布雷拉的人才信了她的话。其实她知道很多事情，例如特兰特打入了安布雷拉的内部、安布雷拉首席科学家的女儿雪莉·伯金的去向……这些事情被她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安布雷拉的人认为克莱尔已经失去情报价值之后，便将她带走了。她被恐吓着戴上手铐，前后换乘了两架私人飞机和一架直升机，来到一座小岛上。整个旅程中克莱尔都被黑布罩着头，因此什么都没看到，眼前一片黑暗让她更加恐惧。飞机上的人好像说这里是罗克福德岛，她除了知道这里离巴黎非常非常远之外，对这个岛一无所知。又是一声雷鸣。克莱尔想起在一个天色阴沉的早晨，她被推

揉着穿过一片泥泞的囚犯墓地，她透过头罩的缝隙隐约瞥到了几座刻着字的墓碑。走下几级台阶后，有人对她说，欢迎来到你的新家，然后是“砰”的一声……

又是一阵轰隆声，地面震动着。克莱尔睁开眼睛，还没来得及看清周围，头顶上的灯就熄灭了，单人牢房中一片漆黑。克莱尔就躺在牢房肮脏、油腻的地上。

不好，这样不行，快爬起来。克莱尔强忍着头疼，慢慢爬起来，浑身僵硬、肌肉酸痛。阴冷漆黑的牢房中一片寂静，只有水滴缓缓滴落的声音，这声音让她觉得更加孤单了。

这不会太久。哦，天哪！我已经被抓住了。她被安布雷拉抓住了，想起在巴黎的那场大破坏，他们是不会请她吃个冰淇淋就把她放出去的。

意识到现在的处境之后，克莱尔不由得一阵紧张，不过她很快就将恐惧抛开了。此刻需要的是冷静思考、做出选择，然后准备下一步的行动。如果她不能摆脱恐惧，就绝不可能活着离开浣熊市——

——但现在是在安布雷拉控制的小岛上，就算守卫们都是蠢货，又能逃到哪儿去呢？

问题要一个一个解决，慢慢来。首先要想办法站起来。不知哪个该死的混蛋把她打晕了，现在右侧的太阳穴还肿着，隐隐作痛，除此之外好像没受其他伤——远处再次传来微弱的声响，天花板上落下一阵尘土，有几块碎片掉在克莱尔的后颈上。在半梦半醒时，她以为那是雷声，现在听起来像是有炮火在轰击罗克福德岛。要不就是哥斯拉出现了。哦，天哪！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被枪托砸了以后，克莱尔的脑袋一直隐隐作痛，她皱着眉头慢慢从地上爬起来，掸掉落在手臂上的灰尘，舒展了一下筋骨。她只穿了牛仔裤和无袖T恤，身处阴冷潮湿的地下牢房，让她后悔没有

穿得更暖和一点。这身衣服本是她为与克里斯见面挑选的……

——克里斯！哦，你一定要平安啊！当时在巴黎，她故意将安布雷拉的保安从里昂、瑞贝卡和其他两名 S.T.A.R.S. 埃克塞特分部成员的藏身处引开。如果克里斯没有被抓，那现在一定已经和其他伙伴会合了。要是能找到一台可以上网的电脑，那她至少能给里昂发个信息……

……是啊，先掰弯几根金属栏杆，然后找两挺机关枪，把这岛上的人一扫而光。然后找一台电脑，黑进安布雷拉的加密网络。然后告诉里昂你不知道罗克福德岛在什么位置……

心里冒出的另一个声音打断了克莱尔的白日梦。

——乐观一点儿吧，笨蛋。还是等你活下来之后再来自我解嘲吧。现在有什么能做的呢？

对，这是个好问题。首先，这里没有守卫。其次，这里十分昏暗，只有牢房外右侧走廊远处有一点灯光，或许可以利用这点——

克莱尔摸了摸自己的口袋，希望在失去意识的这段时间里没有人搜她的身，尽管她知道这不太可能——什么！T恤左边口袋的东西竟然还在！

“这群白痴。”克莱尔轻声说。从口袋里拿出克里斯送给她的老式金属打火机。握着沉甸甸的打火机，克莱尔感觉分外温暖。她被搜身时，曾有一个士兵把这个打火机掏出来点烟，不过克莱尔告诉他自己也抽烟时，那人又把火机还给了她。

为了不让已经习惯黑暗的眼睛受到刺激，克莱尔将打火机放回口袋。借着走廊上微弱的光线，克莱尔打量这个小小的房间——屋里有一张桌子，牢房对面有几个柜子，门开在左边——她就是从那里被押进来的。右边是一把椅子和一些凌乱的杂物。

好，至少了解了周围的环境了。接下来呢？

此时克莱尔感觉平静了不少。她迅速翻找其他的口袋，又找出

几根扎头发的橡皮筋和两粒包装纸皱巴巴的薄荷糖。好吧。可以做一把弹弓，用薄荷糖当子弹来对付敌人。这运气实在太好了……

这时，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有人正从外面走过来。克莱尔不由得紧张起来，喉咙发干。手无寸铁的她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想起飞机上那几个守卫看她的眼神……

尽管来吧。我的确没有武器，但可不代表我会乖乖就范。如果有人想对她不轨，无论是性侵还是其他什么，她一定要让他好看。就算是死，也得找个人陪葬。

“咯噔。咯噔。”只有一个人的脚步声。无论来的是什么人，他或者她身上都带着伤。脚步声凌乱而缓慢，还有点拖曳声，就像是……

不，这不可能。

克莱尔屏住了呼吸。一名男子拖着脚步走近了牢房，双手向前伸着，好像是感染了病毒的丧尸，又像是个醉汉，踉踉跄跄地向克莱尔的牢房走了过来。克莱尔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那个人的样子令她万分恐惧——如果病毒已经在岛上扩散了，她最好的结果就是在牢房里活活饿死。

天哪，难道说病毒又泄漏了？上一次，浣熊市成千上万的人因此而死。安布雷拉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明白，他们那些疯狂的生物试验根本不值得付出这么高昂的代价？

克莱尔觉得有必要仔细观察一下那个走过来的男人。如果只是一个喝醉的守卫，对付起来完全不是问题。如果是感染者的话，那她至少目前还是安全的。应该是这样。丧尸不会开门，至少上次在浣熊市时是这样的。克莱尔拿出打火机，掀开盖子打着火。

在火光下，克莱尔立刻马上认出了面前这个人，她倒吸一口凉气，又后退了一步。这个男人身材高大魁梧，像是拉美人种，蓄着胡子，眼神冷酷。就是这个人，在巴黎抓住了克莱尔，并把她押送到

这个小岛上。

不是丧尸，至少此刻还不是。尽管如此，克莱尔还是不敢掉以轻心，无论如何她都要争取任何的机会。

克莱尔在原地愣了一会儿，不知该怎么办。这个男人看上去和以前大不相同，除了沾满泥土的脸和染着血迹的白色T恤之外，从脸上的表情看来，他的内心似乎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变化。以前他一看就是个冷血杀手，而现在……克莱尔很难确定他如今的状态，当那人从口袋中掏出一串钥匙时，克莱尔默默祈祷他是向好的一面转变了。

那个男人沉默着将牢门打开，茫然地看了克莱尔一眼，然后把头偏了偏——表示“出来”的肢体语言似乎全世界都一样。

没等克莱尔作出反应，那个男人便摇摇晃晃地转过身走开了，他用一只颤抖着手捂着腹部，显然是受伤了。桌子和对面的墙之间有一把椅子，他重重地坐在椅子上，用沾着血迹的手从桌面上拿起一个瓶子。他摇了摇那个只有一个小线轴大的瓶子，无力地把它扔到房间另一边，低声嘟囔着。

“完美……”

空瓶在水泥地上哗啦啦地滚了几圈，停在牢房外面。男人虚弱地看向克莱尔，用疲惫的声音说：“快走。离开这儿。”

克莱尔向打开的牢门走了一步，又踌躇了。故意放她逃跑然后在背后开枪——考虑到他在为谁工作，这不是不可能。她还清楚地记得这个男人之前用枪指着她时的眼神，还有那扭曲的残酷微笑。

克莱尔决定问清原因，她清了清喉咙：“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自由了。”他低声说，身子弯曲了下去，下巴直抵到胸前。“我不知道，也许是某支特种部队，我们全军覆没……没有逃脱的机会。”说完，男人闭上了眼睛。

克莱尔的直觉告诉她，这个男人是真心想让她离开，但她不想



冒险。她走出牢房，从地上捡起那个瓶子，慢慢地靠近对方，同时一直观察着他的动静。克莱尔并不认为他是假装受伤，那种样子是装不出来的，原本深色的皮肤一片苍白，好像戴了一个透明的面具。他的呼吸也非常不规律，衣服上散发着汗味和化学烟雾的味道。

克莱尔看向手中的空瓶，这应该是用来装某种注射液的，瓶子的标签上是几个克莱尔不认识的单词，她只认出了“血”这个字——难道是止血剂？

他可能是内脏受伤……克莱尔想问清释放她的原因，想知道外面的情况、应该往哪儿走，等等——不过这个男子的眼睑从刚才开始就抖个不停，看样子就要失去意识了。

不能扔下他不管，自己走出去——

——别管了！走，赶快走！

他可能会死的……

你也会死的！快逃！克莱尔在心中纠结了一会儿，和往常一样，最终还是良知战胜了理智。显然这个男人放了她并不是出于某些邪恶动机，无论他的本意是什么，克莱尔都很感激。他大可不必这么做，但他做了。

“那你呢？”克莱尔问，想知道是否能为他做点儿什么。她的力气不足以扶他出去，她也并非医生——

“别管我。”他勉强抬起头看了克莱尔一眼，声音有些焦急。

没等克莱尔问他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就失去了意识，双肩低垂，一动不动。虽然还有呼吸，但如果没有医生的话，克莱尔觉得他撑不了多久。

打火机变得越来越烫，但克莱尔还是坚持着在火光下仔细搜索了房间。先从桌子开始，一把格斗匕首随意地仍在一本记事簿上，旁边散着几张纸……克莱尔看到其中一张纸上写着自己的名字。她将格斗匕首别在腰带上，同时快速浏览着桌上的文件。